

红色记忆

# 血战北庙集

孙克新

在固始县胡族铺镇黑湖村有一座革命烈士陵园,高大的墓碑上,书写着“十一烈士 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碑后十座坟,安葬着在北庙集战斗中英勇献身的十烈士忠骨。

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一天,胡族铺区委接到上级紧急指示,在两天内要架通由期思集直达胡族铺的白露河浮桥,确保南下大军顺利通过我县。经区委研究决定,把这个艰巨任务交给正在北庙集剿匪反霸的区大队二排。在李司令区长、薛清海副区长的指挥下,全排战士积极发动群众,抢架白露河的浮桥。就在战士们投身紧张架桥的时刻,一场血战到来了。

农历二月初七日夜,天空乌云密布,以匪大队长陈俊生为首与国民党区分部书记韩子云、伪区长白雪雪、伪区长张仲和、北庙集匪首郝志中、鲁谋久等人,在胡族铺北街后一座寨院里,密谋策划劫取我在北庙集执行任务的二排枪支,破坏南下大军渡江作战,扩充土匪大队实力。会后,由陈俊生带领两个土匪中队200多人,攻打北庙集。

2月9日上午,匪骨干分子带着短枪,化装成卖菜、卖草的赶集人,混入北庙集街内。10时左右,匪徒们嘴里咬着红布条,以枪声为信号,突然向二排战士袭击。匪徒吴黑盖、张干巴先闯进屋里,开枪打死正在擦机枪的两个射击手,夺去机枪和一箱子弹。战斗一打响,薛副区长带领五班班长王连生和14名战士,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奋起向敌人冲锋。

薛清海被敌人抓住衣服,但他临危不惧,连开两枪,击毙两个土匪,得以脱身。这时他左胳膊已负重伤,仍置生死于不顾,率领战士冲入敌群,一直打进十字街口,不幸中弹。在生命最后的时刻,用尽力气说:“同志们,冲啊!为人民报仇!”就在这时,五班班长王连生被敌人卡住脖子,他举枪打死两个匪徒,刚想脱身,土匪小队队长陈老虎用力向他猛砍过来,又被当场击毙。年仅十五岁的新战士郑大荣,在战斗中表现非常英勇,土匪朝他脖子、胳膊连砍两刀,腰部也负了枪伤,鲜血顿时湿透了衣襟,可他仍然忍着剧痛和敌人开展了搏斗,用嘴咬住敌人的手指紧紧不松。事务长宋炳然被敌人拦腰抱住,他把手枪插在胳膊里将敌人打死。后来,宋炳然又与区长李启令被匪徒围困在土楼内,可他们仍然顽强地坚持战斗。

战斗激烈的进行半小时,匪徒已死伤30多个。我驻胡族铺部队闻讯后火速赶到,敌人四散逃窜。在这次战斗中,我胡族铺区干部、战士11位同志牺牲。他们的名字是:

- 副区长:薛清海 河北人
- 排长:张福春 河北人
- 副排长:孔明生 河北人
- 班长:刘士强 山东人
- 战士:刘坤田 胡族四里村人
- 战士:谭明生 道超集人
- 战士:李德发 杨集人
- 战士:王有发 山东人
- 战士:吴昌友 武庙集人
- 战士:盛辨子 胡族赤岗人
- 战士:单士俊 山东人(此人忠骨单独安葬)

当年秋,党和政府发动广大群众,深入开展剿匪运动,匪首陈俊生、石雪岩、张仲和、韩子云等一个个落入人民法网。我胡族铺区人民政府召开万人斗争大会,把这些血债累累的坏家伙就地执行枪决,为人民伸了冤,为烈士们报了仇。

## 叶落书声起

王志强



刻感悟。每一本书,都像是一扇通往不同世界的大门,引领着我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

比如《平凡的世界》这本书,它就像一位挚友,在我迷茫的时候给我力量。书中的人物在艰苦的环境中依然努力奋斗,他们面对生活的苦难却从不放弃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让我明白,人生虽有坎坷,但只要有着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就能在平凡的世界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不平凡。

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它如同同一座灯塔,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保尔·柯察金的故事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坚韧与勇敢。每当我遇到困难想要退缩时,保尔那钢铁般的意志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激励着我勇往直前,不因困难低头。

回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小时候,每到秋天,我便会坐在窗前,听着窗外落叶的声音,捧着一本童话故事书,沉浸在其中一个个奇妙的故事之中。那时候的我,仿佛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在那充满幻想的世界里,追逐着自己的梦想。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阅读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和科普书籍。在这些书籍里,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得了很多道理。它们就像一盏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

然而,在学习的道路上,我也并非一帆风顺。有时候,我会遇到一些难题,那些难题就像是一座座难以逾越的山峰,横亘在我的面前。我曾经感到过沮丧和迷茫,甚至想要放弃。但是,每当我看到那窗外飘落的落叶,想到它们在生命最后一刻依然那么美丽、那么从容,我便会重新振作起来。我告诉自己,不能轻易放弃,就像这落叶一样,即使是飘落,也要展现出最美的姿态。

在这叶落的季节里,我在书声中不断地充实着自己。那飘落的叶子和那朗朗的书声,构成了一幅最美的画面。我知道,这是大自然与人类智慧的完美结合。那落叶象征着时光的流逝,而那书声则代表着我对知识的追求和对未来的憧憬。

当第一缕秋风悄然拂过,那满树的叶子便像是听到了季节的召唤,开始纷纷扬扬地飘落。一片一片的落叶,宛如一只只金色的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然后慢慢地落在大地的怀抱之中。那满地的金黄,像是大自然用它最温柔的笔触,绘制出的一幅绚丽画卷。

我站在树下,望着那漫天飞舞的落叶,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惆怅。这落叶,是秋天的使者,它们宣告着一个季节的结束,同时也预示着另一个季节的开始。在这叶落的时节,我的内心深处似乎也触动了,那是对时光匆匆流逝的感慨,也是对过去岁月的怀念。

然而,当我走进那间小小的书房,那股惆怅便被一种宁静而充实的感觉所取代。书桌上那一本本整齐摆放的书籍,仿佛是一位位沉默的智者,在静静地等待着我去开启它们的智慧之门。我轻轻翻开一本书,那纸张发出的沙沙声,仿佛是在与这秋天的落叶相互应和。

在这叶落的季节里,书声开始在我的耳畔响起。那清脆的读书声,如同山间潺潺的流水,流淌在这寂静的空气中;又似清晨婉转的鸟鸣,打破了夜的宁静;更像一首悠扬的古曲,在这小小的书房里回荡。我沉浸在这书声之中,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读着那些优美的文字,它们在我的眼前展开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在《诗经》里,我仿佛看到了古代的先民们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歌唱爱情的场景;在《离骚》中,我感受到了屈原那满腔的爱国热情和不屈的精神;在唐诗宋词里,我领略到了诗人词人们那细腻的情感和对人生的深

# 山中一日:南山行走之陈淋子

李庆华

山中一日,仿佛离开人间千年——  
当一群嗜睡天地的人  
开始南山行走,细雨织出的天衣  
罩在每个人的身上,便长出羽毛  
获得了身轻如燕的自由  
载我们的依维柯是一架飞行器  
穿越在西九华的凹冲之间  
神秘、悠远、宁静,每一步都是诱惑  
虽然我们暂时无法深入其中,却轻易  
进入心灵,进入乡愁,进入我热爱的词语

走在采风的队伍里,镇党委书记敞着怀  
转身就露出诗人的胸襟。在刚刚收获的打谷场  
又变成一个灌篮高手  
熟知南瓜、西瓜和冬瓜的篮球,被你旋转  
舞动着星系的灿烂  
说起俏巴邻里,人居环境、村史馆、三土服饰  
黄书记如数家珍,不厌其烦的解答  
说得竹林扭腰,小溪潺潺  
晒黑的皮肤,掩不住脸庞上的红  
怎么看都是一枚鲜亮的徽章

此刻的南干渠是银河的一条支流  
我们在梦幻里漂流,莲花的倒影里  
两只鸟儿只在香樟上调戏噪音,仔细听出  
是《韶乐》的一部分,正用来  
校正摇摆的炊烟和鸭鸭的航线  
富金山一侧,大炮敲掉山的大牙  
刚刚被红花知青点修葺的旧居  
补上,流畅的风和流畅的水,完整地诉说着  
一段特殊的历史,我们作为旁观者  
一次次走近,一次次走出



## 色彩斑斓西九华 张佳 摄

# 立冬,打开冬日的扉页

丁太如

立冬,宛如一位神秘的使者,迈着轻盈而坚定的步伐,悄然降临人间,轻轻翻开了冬日的扉页。从此,世界开始步入一个银装素裹、静谧深邃的季节。

立冬之时,大自然像是一位技艺高超的画家,开始用淡雅的色调勾勒出冬日的轮廓。天空变得更高更远,湛蓝如宝石般纯净,偶尔有几缕薄如轻纱的白云飘过,像是被风随意吹散的棉絮。太阳不再像夏日那般炽热,它带着一种柔和的暖,懒洋洋地洒在大地上,仿佛在和世间万物做着温情的告别,为即将到来的寒冷却积蓄着最后的温柔。

风,是立冬的信使,它开始变得凛冽起来。起初,只是微微地吹拂,带着一丝凉意,轻拂过人们的脸颊,像是在轻声提醒着冬日的来临。渐渐地,它的力量增强了,呼啸着穿过大街小巷,吹得树枝沙沙作响,那些还未来得及褪去秋装的树叶,在风中打着旋儿,如同一只只翩翩起舞的蝴蝶,最终缓缓飘落,为大地铺上了一层五彩斑斓的地毯。这风,既是旧时光的清扫者,也是冬日故事的开场白。

山川河流在立冬之后,也逐渐展现出冬日的韵味。山峦像是换上了一件灰白色的披风,原本郁郁葱葱的树木在

四  
妙高寺的海拔依然最高  
无法深入的内部,风都可以代替我们抵达  
并把漏洞填满——  
似曾相识的雨,从未相识的流水  
都是经历风雨的西九华留给尘世的词语  
一愣,我看见大舰在长江江边修行  
青蛙在荷叶的团铺上  
像地衣,像苔藓,像根须,像落叶  
带着向上生长的敬意,像河流  
在最低处的时候,随时跳出五行之外

五  
想在美丽的事物背后找到落差  
可以去大茶壶,那儿的山风比你内心还陡峭  
谁能喝下这一壶天露,自带光芒  
比唐诗宋词还要抒情,可以有过阔的比喻  
有所共鸣者,无须动用惊叹,但可以动用沉浸  
在这儿,阳光不是虚词  
它的暖,没有边界,不像妙高寺  
给尘世开一扇仄门。你可以在石阶上发呆  
天堂也好,沧桑也罢,你都可以捣碎了入药  
直达穴位,找到更多细小的呼应

六  
人间灯火,在这时候隐藏了起来  
内心通透之人,诗意微醺。下山时不知身在何处  
走一步错一步。竹园公社,茶园小镇  
每一段都像地方志,一个个诗意盎然的句子  
都是我无法带走的沉重  
我们在诗外桃源,其实也在诗内  
这里的桃花被南山十珍诱惑着  
举起的酒杯,动用了恢宏的景象  
是生命和信仰在吟唱,也是天空和流水在抒情  
迷雾之中,天青色烟雨还在为小镇上釉……

风中抖落了最后几片叶子,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在寒风中挺立,像是坚守阵地的战士,它们以一种坚韧的姿态,迎接着冬日的洗礼。河流不再奔腾喧嚣,而是变得沉静缓慢,水面上泛起一层淡淡的雾气,如梦如幻,仿佛河流也在这立冬的氛围中陷入了沉思,回味着曾经的繁华与热闹。

立冬的田野,是一片空旷而寂寥的景象。收割后的土地袒露着胸膛,那些残留的庄稼茬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像是在诉说着丰收后的疲惫。田野里偶尔会有几只觅食的麻雀,它们蹦蹦跳跳地寻找着食物,为这寂静的田野增添了几分生机。而在不远处的农家小院内,烟囱里升起袅袅炊烟,那是冬日里最温暖的符号,它带着家的味道,飘散在寒冷的空气中,召唤着劳作归来的人们。

立冬,打开了冬日的扉页,它不仅是一个节气的更替,更是一种心境的转换。它让我们在寒冷中寻找温暖,在寂静中聆听生命的低语。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可以围坐在火炉旁,与家人分享生活的点滴;也可以在雪后的清晨,踏出一行行脚印,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与美丽。立冬,是冬日乐章的序曲,它奏响了一曲宁静而悠扬的歌,引领我们走进一个充满诗意和梦幻的白色世界。

## 色彩斑斓西九华 张佳 摄

# 立冬,打开冬日的扉页

丁太如

风中抖落了最后几片叶子,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在寒风中挺立,像是坚守阵地的战士,它们以一种坚韧的姿态,迎接着冬日的洗礼。河流不再奔腾喧嚣,而是变得沉静缓慢,水面上泛起一层淡淡的雾气,如梦如幻,仿佛河流也在这立冬的氛围中陷入了沉思,回味着曾经的繁华与热闹。

立冬的田野,是一片空旷而寂寥的景象。收割后的土地袒露着胸膛,那些残留的庄稼茬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像是在诉说着丰收后的疲惫。田野里偶尔会有几只觅食的麻雀,它们蹦蹦跳跳地寻找着食物,为这寂静的田野增添了几分生机。而在不远处的农家小院内,烟囱里升起袅袅炊烟,那是冬日里最温暖的符号,它带着家的味道,飘散在寒冷的空气中,召唤着劳作归来的人们。

立冬,打开了冬日的扉页,它不仅是一个节气的更替,更是一种心境的转换。它让我们在寒冷中寻找温暖,在寂静中聆听生命的低语。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可以围坐在火炉旁,与家人分享生活的点滴;也可以在雪后的清晨,踏出一行行脚印,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与美丽。立冬,是冬日乐章的序曲,它奏响了一曲宁静而悠扬的歌,引领我们走进一个充满诗意和梦幻的白色世界。

立冬,打开了冬日的扉页,它不仅是一个节气的更替,更是一种心境的转换。它让我们在寒冷中寻找温暖,在寂静中聆听生命的低语。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可以围坐在火炉旁,与家人分享生活的点滴;也可以在雪后的清晨,踏出一行行脚印,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与美丽。立冬,是冬日乐章的序曲,它奏响了一曲宁静而悠扬的歌,引领我们走进一个充满诗意和梦幻的白色世界。

# 开在阡陌的野菊花

东方春晓

阡陌的尽头,一片微寒之地,匍匐的野菊花开了,粉的,黄的,白的都有。一朵朵组成一簇簇,一簇簇拥成一片片,在深秋的暖阳里,静静绽放,默默灿烂。

我并不羡慕,那些开在明媚季节的花儿。在时令搭设的秀台,或以婀娜吸引眼球,或以姹紫释放香艳。它们在最好的季节,不过是履行公事地走秀一场,唯我心仪的,如野菊花一般,不问贫苦与荣华,在生命复至的季节,与一段时令相守,与一种岁月相伴,尽管无人喝彩,也不为寂寞失落。

我本来自乡野,如野菊花一般,散落在田间地头,不惧风吹雨淋,自顾自地在无忧无虑的荒山远村,忽一日,当我们的体格渐成父辈的模样,便在父母的叹息声里,涌向陌生的城市。

在陌生的城市讨生活,我们付出全力。有多少回报的收获,就有多少拼搏的汗水。累了困了,实在扛不住的日子,一杯廉价的烈酒,把我放倒在铺着硬纸片的水泥地上。酣然入梦时,家乡满山遍野的野菊花,缤纷在脑海,那略苦微凉的清雅,芬芳扑鼻。一觉醒来,又奔波在讨生活的工地和城市的街角角落。

尽管思乡心切,我们仍不得不在喧嚣的城市安营扎寨。牢记父辈的嘱咐,为了让幼苗初成的下一代,不再行之泥泞,用辛劳的积累,在城市一隅垒起一方“小窝”。欣慰微笑时,只不过转眼工夫,用去的却是30年的苦辣酸甜。虽与故乡渐行渐远,我的情感,总是融入不了城市的繁华。这让我常常忆起家乡山坡、村头、田间适时开放的野菊花。想想也是,我们何尝不是散落在城市街头的野菊花呢?

假期携着家人回到久别的故乡,找寻梦里的童年踪迹,虽闻鸡鸣犬吠,心底的愁绪却更加沉重。仁立村口老槐树下,眼眸里的山坡和田野之间,满天星似的野菊花开得千姿百态,明艳夺目。紧走几步,我随手采摘前一的一朵,细看,尽管蔷薇花小,亦然绽放出橘黄的豪迈。嗅一嗅,还是亲切熟悉的芬芳。

这看似朴实平凡的野菊花,不以孱弱自卑,用坚忍执着独领风骚,不失为故乡的宠儿,田野的精灵。

回到讨生活的城市,心驰神往的,依然是故乡阡陌里,花开正艳,赋予浓彩以瑰丽的野菊花。

# 那山那水那人

——读李庆华先生《山中一日:南山行走之陈淋子》有感

介子

“山中一日,仿佛离开人间千年——”  
起笔引出了那个古老而又崭新的哲学命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仅有一具肉身因为一方山水的介入而被忘记。而这种境界,体验莫非便是传说中的物我两忘,天人合一?尘世的纷纷扰扰被一件“细雨织出的天衣”遮蔽。雨从天上来,雨往脚下落,沐浴其中,唐诗,宋词,你无法分清是哪一滴,你的指尖刚要触及,瞬间,她便化成了湿漉漉的回忆。

莫道不销魂,“穿越在西九华的凹冲之间——载我们的依维柯是一架飞行器”。它不是跑的太慢,而是飞得太低。山路逶迤,让“神秘、悠远、宁静”,渐次进入“我热爱的词语”。

“走在采风的队伍里,镇党委书记敞着怀转身就露出诗人的胸襟。”  
这不由不令人浮想联翩。我也想知道诗人的胸襟,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具象。是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是“挥身自兹去,萧萧班马鸣”?是“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还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而答案还是交给昨夜到此一游的雨和今日吹面不寒的风。

而内转腾挪,也不止是风雨才有的本领。“在刚刚收获的打谷场/又变成一个灌篮高手”,在庆华先生笔下,“熟知南瓜、西瓜和冬瓜的篮球,被你旋转/舞动着星系的灿烂”。

闭上眼睛,即能想象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是不拘一格的就地取材,是生龙活虎的魅力乡村。南瓜、西瓜和冬瓜皆篮球,大概也只有庆华先生敢这么命名。作为一方“诸侯”,黄书记用他的实际行动带领着活力乡村。

“说起俏巴邻里,人居环境、村史馆、三土服饰黄书记如数家珍,不厌其烦的解答/说得竹林扭腰,小溪潺潺。”  
山川风物,家国情怀。也只有爱到骨子里,才会对这里的一草一木如此动情。我惊叹于黄书记的博学广闻,更钦佩他的好学精神。

“晒黑的皮肤,掩不住脸庞上的红/怎么看都是一枚鲜亮的徽章”。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诗人若木在长诗的第二节画龙点睛,一位“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人民公仆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此刻的南干渠是银河的一条支流/我们在梦幻里漂流。”  
有渠就有水,有水就有源。顺流而下的不止是农人头顶草帽的倒影,还有溢出两岸的一渠蛙鸣。  
有水就有渠,有渠就有桥。有桥就有了纽带与联结,穿过桥面的有双轮驱动,也有四蹄生风。  
“富金山一侧,大炮敲掉山的大牙/刚刚被红花知青点修葺的旧居/补上”  
当抗日的烽火烧过史河,富金山成为武汉阻击战的包围,宋希濂率部下用血肉之躯挡住了日寇进攻的铁蹄。红花村的每一座岭头都成为绞肉机,万人坑里长眠的是中国军民的守死不屈。映山红开遍的时候,哪一朵不是对和平的希冀?

沿着南干渠一直朝前走,就走进了历史的深处。知青岁月已成为过去,但历史不会忘记。在这片广阔天地里,饱蘸着他们用无悔的青春,洒下的热血和汗水。而今日讲述者,正是“流畅的风和流畅的水”。

“妙高寺的海拔依然最高/无法深入的内部,风都可以替我们抵达”。

一愣,不是因为妙高寺的海拔,而是这不动声色的表达。  
我懂,一座地标建筑在当地人心目中意味着什么。  
记得庆华先生在组诗《孟夏的西九华》中写道:有人问我妙高禅寺有多大,我指着西九华山的苍茫/这一片,全是——  
佛祖拈花,迦叶微笑。诗人什么都没说,但什么又都说了!

“想在美丽的事物背后找到落差/可以去大茶壶”  
袖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谁能喝下这一壶天露,自带光芒”比唐诗宋词还要抒情,有所共鸣者,无须动用惊叹,但可以动用沉浸。  
“在这儿,阳光不是虚词,捣碎了入药,直达穴位,找到更多细小的呼应”。

大茶壶,乃茶人精神图腾。千辛万苦,只为换来你嘴角的莞尔盈盈。我并不反对巧妙地植入,久而久之便成了巧夺天工。

山溪哗哗流向人间,风穿过竹林。是生命和信仰在吟唱,也是天空和流水在抒情。

“人间烟火,在这时候隐藏了起来/内心通透之人,诗意微醺”。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要不然怎么能称之为诗人。  
此时此刻,竹园公社,茶园小镇,让诗人又重新找回那一段曼妙的青春,它们一次又一次地撞击着诗人的心灵,兴之所至,索性“用一座大山来为米酒命名,把山茶和竹海酿在其中”,哪怕“下山时不知身在何处/走一步错一步”。

“我们在诗外桃源,其实也在诗内/这里的桃花被南山十珍诱惑着”

“以食为天,我想舌尖上的中国会因为‘南山十珍’的加盟而多了一份温情,‘南山十珍’作为南山土特产的提纯,藏着一幅乡村振兴的恢宏画卷,也藏着一个红红火火南山人家的梦”。

“迷雾之中,天青色烟雨还在为小镇上釉……”,那是烟雨替山水陈淋子发出的邀请,在“别来,别来”的动人旋律里隐藏着南山人唯恐“招待不周”的谦逊以及“来了就不想离开”的盛情。

感谢这一场以青春名义相约的诗会,让我见到了天地,见到了众生,见到了自己。